

雁鸣湖畔

纪 延 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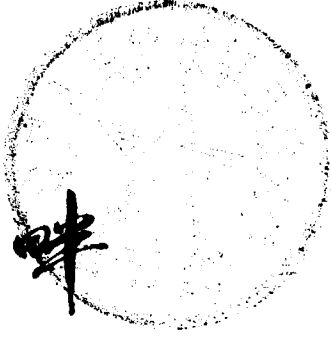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2 038 0708 7



雁鸣湖畔



纪 延 华

人 民 出 版 社

雁 鸣 湖 畔
纪 延 华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延边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12月第1版 1974年8月第2次印刷
印数：20,001—1,020,000册
书号：10091·610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雁鸣湖畔》是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医疗战线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描写东北某地环水大队，一九六九年秋至一九七〇年春，在建立合作医疗站过程中，遭到了阶级敌人的破坏，遇到了个别干部的阻挠和资产阶级医疗思想作风的干扰。环水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，在党支部领导下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进行了斗争，终于使环水大队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正轨，为改变山区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，打开了局面。

作品主题思想比较鲜明，故事比较生动，富有地方特色，语言流畅，着力塑造了赤脚医生蓝海鹰、党支部书记张厚德等英雄形象。

这部小说是由中共敦化县委组织，张笑天、王维臣等同志共同努力，“三结合”创作的。

目 次

- 一 小鹰展翅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调查…………… (17)
- 三 “这门不准封!”…………… (29)
- 四 肩负重任…………… (43)
- 五 分歧…………… (60)
- 六 戳穿“良心账”…………… (75)
- 七 知难而进…………… (87)
- 八 晒台与反晒台…………… (103)
- 九 瘟神的魔影…………… (116)
- 十 同是一条路…………… (130)
- 十一 是“浪子回头”吗…………… (144)
- 十二 乳酸与米醋…………… (156)
- 十三 在阴暗的角落…………… (170)
- 十四 新的课题…………… (185)
- 十五 风波…………… (195)
- 十六 煽风点火…………… (209)
- 十七 走哪条路…………… (221)
- 十八 新一代的脚步…………… (238)

十 九	水涨船高·····	(253)
二 十	血压的谜·····	(267)
二十一	贴心人·····	(279)
二十二	水乡的水·····	(295)
二十三	枯木逢春·····	(308)
二十四	顺蔓摸瓜·····	(319)
二十五	幸福泉·····	(332)
二十六	水滴石穿·····	(344)
二十七	凉热的辩证法·····	(354)
二十八	末日到来之前·····	(369)
二十九	短兵相接·····	(379)
三 十	送瘟神·····	(390)
三十一	春到雁鸣湖·····	(402)

一、小鹰展翅

重阳九月，云淡天高。

倒映着茂林萋草的丹江，清澈明亮，鹅卵石杂陈江底，线梭子似的游鱼，在石缝间穿来穿去。这条日夜奔流的大江，携带着一条条山泉，汇拢起一道道空山水，象一条白色的带子，在巍峨的长春岭脚下，投入白茫茫的雁鸣湖的怀抱。

雁鸣湖，静静地躺在蔚蓝的天空下，海一样宽广，天一样碧蓝。沿岸山坡上的层层梯田，一片金黄。水乡特有的湿润的小风，徐徐掠过湖面，送来一阵阵袭人的稻香。

两只银白色的打鱼郎鸟，抖动着长长的翅膀，在渔帆点点的湖面上，上下翻飞。在水鸟盘旋的地方，闪出一条舢板船，顺着爽人的小风，从小船上飘来阵阵银铃似的歌声：

迎着晨风，

沐着朝阳，

《五·七指示》的灯塔为我们导航，

跋山涉水上山下乡。

这里有最好的老师，

这里是广阔的课堂，

贫下中农给我们插上双翅，
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御风远航。

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，
在斗争的熔炉里百炼成钢，
在革命征途上勇往直前啊，
在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飞翔……

一层层细浪涌伏，一阵阵江风鼓荡。这清亮亮的歌声，
清晰地飞到沿江而下的单桅渔船上。

“听，蓝海鹰这支拿手歌又唱起来了！”穿着大红背心的一号船出网手刘铁城，在船舷边直起腰，把麦秆编的草帽往后脑勺一推，露出小平头，禁不住伸着脖子，接着唱了一句：

“在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飞翔……”

船上的人哄一声笑起来。

几个调皮的小青年打趣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你再唱，我们要退票了！”

刘铁城并不理会。他手搭凉篷，向微波粼粼的湖面上张望着，打赌似地转了话题说：“看见没有？绝对可靠消息：上午大田队把稻子割完了，午后休息，蓝海鹰和郑淑华保准趁空去采草药，你看，她们的船朝湖南沿划呢！”

大家对刘铁城的“绝对可靠消息”可靠到什么程度，并不感兴趣，但对蓝海鹰唱的这首歌，人们倒是感到亲切的。

四年前，蓝海鹰背着行李，坐在老支书张厚德的舢板子上，顺江而下，人没到村，这清亮亮的歌声，早就飞到人们

耳边了。

这四年，蓝海鹰的变化有多大呢？用大队长宋长有的话说：“小鹰亮翅，飞起来啦！”

是啊。这时站在一号船头的宋长有，听着这听惯了的歌子，感触最深了。四年，是风风雨雨的四年啊！

一九六五年，十九岁的蓝海鹰，在省城里念完高中，捆上行李，便来到雁鸣湖畔的小山村落了户。那时，这里还是头一次来知识青年。雁鸣湖边的庄户人、渔把式，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来落户，特别欢迎。接蓝海鹰的船刚一靠岸，社员们就围了上去，老太太们不住嘴地啧啧赞赏，小青年们拚命拍巴掌。接着，在码头上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。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厚德，代表全村的贫下中农，把一部《毛泽东选集》和一副挑筐，赠送给他们的新社员。

当时，宋长有瞟了一眼蓝海鹰，兴冲冲地说：“高中毕业生到咱这山沟里来，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，咱们打心眼里欢迎。希望蓝海鹰同志，象湖边的护堤柳，深扎根，挺直腰杆，顶得住风浪！别学水上的青萍，飘飘摇摇没个根！”

说完，有人怪他这几句“欢迎词”太直，怕蓝海鹰接受不了。可没想到，人群一散，蓝海鹰却掐着日记本，堵住宋长有，恳求说：“宋队长，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太好了，请你再说一遍，我记下来好吗？”

宋长有挠挠头皮，一时不知说啥是好。自己那几句话，说得直通通、硬棒棒，别人一埋怨，自个正虑着这个高中生吃不消呢，谁想这姑娘不但不计较，反倒要记到本子上！嘴上不说，心里乐呀，他爽爽快快地答应了蓝海鹰的要求。本

来嘛，听说蓝海鹰的同班同学有的上了大学，有的进汽车厂当了装配工，这姑娘却坚决走上山下乡的道路，到小山沟来落户，能扎住根，就算经住了考验，所以开头第一榔头，就干脆往根子上敲。

这一来，宋长有倒挺喜欢这个小青年，凭她这股子刚强劲、要强心，看得出，是棵好苗子！他和张支书为着她的成长，确实花过不少心血呀。

记得有一回，宋长有和张厚德起鹿圈的粪，张厚德特地把蓝海鹰带来了。

那天，大雨刚过，圈里屎尿横流，到处是稀溜溜的粪汤子，打鼻子的腥臊气味，熏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宋长有拨开圈门，通通几步踩进粪汤子里，唏隆唿隆干一阵子，回头瞅瞅蓝海鹰。蓝海鹰脚上穿着一双蓝帮白牙球鞋，正在鹿圈门外转着磨磨，不知道从哪下脚。

宋长有望着蓝海鹰的鞋，皱了皱眉头，又猛劲干起来。

张厚德就不光是瞅了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鹿圈，屎尿没了鞋帮。他抡起大板锹，飞快两下，撮出一块干地皮，回头叫蓝海鹰：“来吧，站到这儿来，干爽些。”

宋长有瞥见蓝海鹰的脸，刷地一下红了。她那黑亮的眼睛一闪，三脚并两步地闯了进来。

蓝海鹰没有站到那块干爽的地方去，也象张厚德一样，蹬了满脚粪尿。她仰起脸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孩子似地喃喃说：“我……错了。”说完，就闷着头起粪，没再说一句话。宋长有想，蓝海鹰这丫头看上去有点娇嫩，心里这股子刚强劲可不小哇！

带着这股子刚强劲，在这四年里，蓝海鹰从贫下中农那里学到了艰苦朴素的作风，学到了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，学到了地里、水上的“十八般武艺”。在人堆里一站，外路人再也分辨不出她是城里中学生了。

人们都知道，蓝海鹰是个刮风就下雹子的手。她干哪桩事，只要看准了，下茬狠，迈步稳，棒打不回头。今天，蓝海鹰已经长大成材，是环水大队的党支部委员了。作为蓝海鹰入党介绍人之一的宋长有，想起蓝海鹰的成长，真是打心里往外满意。

湖面上，银铃似的歌声又飘了过来，船上有人和着唱。宋长有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。

“队长，别光乐，你倒唱两句呀！”不知是哪个调皮的小青年，在他身后喊了一句。

宋长有回过头，幽默地说：“我？饶了我吧！我的嗓子比脖子还粗，我一张嘴唱，怕吓跑了大伙！”

话音一落，船上爆起了一片笑声。

宋长有是个虎虎实实的中年人，习惯于拧着毛刷一样的重眉，紧紧绷着糊满板刷胡子的黑脸膛。虽然立秋很久了，他还穿着件白粗布短褂，发达的胸肌，一堆一块地鼓胀着，好象随时都有胀裂小布褂的危险。宋长有有个习惯，高兴的时候，总喜欢拧着眉头，把心里直往上冲的高兴劲全憋到胳膊腿上。瞧吧，他又开两脚，两只小筐箩似的大手又在腰眼上，透着一股威势。

一到宋长有拉开这个架式的时候，你和他逗乐子，数落他几句都行。调皮的小青年摸准了队长这个脾气，常常利用

• • •

这种机会，提出各种建议、要求，几乎回回得到满足。

不知是谁捅咕了刘铁城一下，这小伙子会意地点点头，蹭到队长身边，来提要求了：“喂，队长！今年粮食丰收，肥鱼满舱，这叫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，没说的了。农业是基础，抓生产没错。可是，合作医疗，你就大撒手啦？”

“这么点小事，还用我管？”宋长有又搬出他的老一套说：“治病靠大夫，开药有医生……”

刘铁城挤了挤眼睛，说：“噢，哪回问你，都是这几句咯，我都能背下来了！要知道，医疗卫生工作也不能不管呀！合作医疗办好了，农业呀、渔业呀，更能上去呢！”

宋长有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早看透了，这保准又是你们团支部书记蓝海鹰的点子！”

“怎么的？”刘铁城盯着队长那黑忽忽的方下巴，自豪地顶上一句：“这点子不对？合作医疗我们不该管？”

宋长有用鼻子哼了一声：“你别倒打一耙！谁说不该管？我这一摊子还少哇？又要抓粮食，又要抓渔业，过几天公社水电站工程一上马，还要分一股肠子……这些就够我扑腾的了。治病的事，有林大夫嘛！还要挂上我，这……”

他这套咯还没叨咕完，刘铁城的“机关枪”就突突开了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刚才那几句，真没白说。一跟你说这个，你就强调客观理由。队长啊，你得分出一股肠子转转个了，合作医疗也是大事呀！”

宋长有哈哈大笑：“我啥时候反对过办合作医疗哇！现在不是办着呢吗？办这个，得靠大夫，我又不会扎针拔火罐。”

“这是党号召的，办，就得办好！”刘铁城毫不退让：“咱

们的合作医疗，这一气可叫林大全鼓捣个乌烟瘴气。张支书不在家，你又不搭拢……。我们团支部开会议论过了。我们认为，办合作医疗有两条路线斗争。办好了，能改变咱山区缺医少药的面貌，能促进生产，和你强调抓好农业生产；一点不矛盾。”

宋长有又是一阵大笑：“你真不愧是团支部宣传委员，处处忘不了宣传、鼓动。好了，算你说得对。这些咯，蓝海鹰没少跟我叨叨，这几天，把我的脑袋吵的有斗大。”

宋长有有点不耐烦，走过去指挥舵工了。刘铁城跟在屁股后，故做神秘地说：“我先给你透露点绝对可靠消息……”

宋长有大声吼道：“左打舵！”对刘铁城的消息根本不理茬。

“真的！”刘铁城往前探探身子，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团支部可决定下手了！”

“嗨！你们团支部要接管合作医疗站吗？”宋长有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可犯了寻思：这么说，蓝海鹰非要在这上头插手不可？

这件事，使宋长有有点挠头。

自从蓝海鹰去年入了党，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以后，宋长有发现，这姑娘比过去更泼辣、更有心计，学会了横着竖着连起来看问题，有些事想到头里去了，宋长有打心眼里佩服。他认为蓝海鹰是个好材料，将来可以掌舵抓全摊。所以，在党支部会上，他曾建议，培养海鹰担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。

可是这一阵子，不知哪股风，却把这姑娘吹到挖草药、练扎针上去了，总想往合作医疗站下笨篱。放着大事她不

抓，单往那不疼不痒的地场用劲，真不知她心里打的什么主意。

合作医疗办的稀松平常，这一点宋长有是承认的。可是回想起解放前那咱，雁鸣湖边上这个荒凉的小村落，人们哪请得起大夫啊！谁见过什么四环素、青霉素了？多亏请来了林大全，环水才算有了看病大夫。林大全在环水干了二十来年，不能算称心如意，可再掰吧，总比没有强——烟不济强似咕嘟嘴嘛。在宋长有看来，办合作医疗，是林大全当大夫，不办，还得请他看病，背着抱着一般沉。这几天，不光是蓝海鹰为医疗站的事找他，林大全也一连三回要他的“口供”，让他定砣。据林大全说，九百元底垫资金全花光了，一劲追问往后咋办。咋办？一是再拿钱，再就是清点药品，等张支书回来研究研究再说。宋长有总觉得，看病是小事，有个大夫就行，不愿在这上头伤脑筋。用人也是这个理。蓝海鹰要插手这一行，虽不能说是大材小用，可算起大账来，哪头大，哪头小，还不是一碗凉水看到底吗？

队长的心思，刘铁城倒不见准摸透。不过，队长一劲摸下巴颏，说明他脑袋里转个呢。刘铁城灵机一动，就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前些日子，省里巡回医疗队在公社办医生训练班时，县卫生局耿局长批评咱们了，他说：‘顶数环水保守。’海鹰当场下了保证：回去马上请示队长，保证赶上去！你猜耿局长咋说的？”

别人说的不理乎，耿局长在这个村子搞了半年多“社教”，在群众中很有威信，对他的话，宋长有可在意，就急三火四地问道：“耿局长咋说的？”

刘铁城暗笑，却故意做出不屑的神色说：“耿局长说：‘宋长有，哼！我早看透了，他压根就不会重视这个！’”

宋长有的黑脸膛，胀得如同秋天的高粱穗。又在腰里的右手，攥成个大榔头，狠劲在空中晃了晃，问：“他真这么说的？”

“那还掺假！”队长越刨根问底，刘铁城越拿一把。

这时，船身一栽歪，差点把刘铁城晃个跟头，他就势一弓腰，退回船舷边，和小青年们又是挤眼睛，又是捂嘴笑。

宋长有朝舵工大喊一声：“右打舵！”船尾的舵工，拧着身子，搬着大木锨一样的舵板。渔船顶过乱礁口，迅速向前行驶，另一条船紧紧跟上。宋长有冷丁一回头，瞄到了刘铁城脸上那种弄了小手段之后的得意劲儿，猛然醒过腔来，晃着拳头，朝刘铁城喊道：“你小子又使心眼儿！等我见了老耿，非对证对证不结。你若跟我胡诌，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小青年们一下子笑开了。谁还摸不透队长的脾气，他现在心里，比泡在蜜罐里还甜三分，哪有闲心去对证这个！

这倒是真的。这时宋长有眯起眼睛，正贪婪地望着眼前的丰收景象：一垛垛籽饱粒成的稻捆子，装在船上，沉甸甸地把吃水线压进水里，缓缓地向湖北驶去；村边打稻场上，电滚轰鸣，脱粒机悦耳的隆隆声，伴着社员们欢快的呼喊，时断时续地传过来。

再往远看，山洼兜里的果树园，又是一番喜人的景象：拳头大小的苹果梨，红得耀眼；在挤满菱角秧的北湖汉子，郑成山老头，摇着小船，正赶着吃飽了草虾的鸭群拢岸，象一堆堆雪团浮动……人都说，雁鸣湖畔是北国的江南，谁

说不是呀！再看看脚下半舱烂银似的鱼堆，瞅瞅身旁社员们磨拳擦掌的劲头，宋长有感到心满意足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出现了龙腾虎跃的生产高潮。

面对这一切，他真想放开嗓子大笑，张开喉咙唱起来啊！可惜，他一张嘴就离弦走板。但，每逢他高兴的时候，却顶愿意听别人唱歌。此刻，他正望着远处一仰一俯地运着双桨的蓝海鹰，听着她那欢快的歌声。

蓝海鹰的船和刚刚进湖的渔船，是成丁字形摆开的。宋长有想扯开嗓子喊住这姑娘，刚把小筐箩一样的大手圈在嘴上，又放了下来，向前探着身子，朝后嘘了一声，一摆手，如临大敌。他把帽子抓在手里，咬着牙，拧着眉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：“我早看透了，算计你跑不出我手心去嘛！”他猛回头，见大伙还都愣着，马上大吼一声：“愣什么？没看见湖鱼群吗？赶快扯帆！”

帆索哗哗响，两条船的桨板一齐在水里搅动着，并着排向前冲去。

各就各位的舵工、出网手、桨手都瞪大了眼睛，搜索着银光闪烁的湖面，宛如蹲在战壕里的勇士，单等冲锋号一响，就随时出击一样。

秋霜一落，顶水到江里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夏天的鱼群，在完成咬汛、产卵的自然使命以后，带着子孙后代，开始洄游，到湖水深处去过冬。这是明水期扑捞湖鲫的最后一个黄金季节。这几天，宋长有带着渔业队，江里遛，湖里转，就等这一勺子呢！

湖面象开锅了似的，浪花四溅，白沫翻滚，大概鱼群太

厚，连水都搅得黑沉沉的了。

宋长有下令：“停止划桨！”小风吹着帆篷，船静悄悄地绕道逼近鱼群。他又戴上了帽子，解开小白褂上的排扣，让凉爽的江风，吹拂着他那红里透黑的胸膛。他从腰里摸出烟口袋，捻出一片烟纸，拧了几圈，卷成颗烟，叼在嘴上。然后，又慢慢腾腾地摸出打火机，左手挡着风，嚓地打着火，不紧不慢地吸起来。

刘铁城紧紧地攥着尼龙网的漂纲，手心都攥出汗了。人家心里急的火上房，可你瞧，队长倒有闲心叭哒烟，你倒快下令啊！不过，刘铁城只得耐着性子。他知道队长的脾气，越是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他越抽烟，也许是借抽烟来镇定自己兴奋的情绪吧？

眼瞅着鱼群离船头越来越近，刘铁城到底憋不住了，他压低嗓子叫了一声：“队——长！”

宋长有头也不回，他听出了这声音里的焦急劲，可他嘴里仍旧重复着那句话：“把定舵，方向不变！”

渔船从后面悄悄地接近了鱼群。突然，宋长有朝大伙把手一挥，短促而有力地喊道：“全速！一齐划！”

十几只桨，同时插入水里，船尾拖起的水波向两边翻卷。船头尖利的铁皮包头，如同一把锋利的利剑，劈开水面，渔船飞速前进。

一眨眼间，两条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咬住了鱼群的尾巴。就是老水手，对宋长有这一招，也都暗暗叫好。

鱼群发觉大事不妙，一阵拥挤乱跳之后，突然掉头西逃，想逆水顶回大江汉子。